

壶瓶山登顶（外一首）

□ 文 / 简 明

采药人从山谷出发。向山顶攀爬
他寻觅着药方的蛛丝马迹
沿途牢记：采药区的水源与地貌
像锈，牢记铁

观光客则不同。壶瓶山的名气
还不曾远播，它像铁又像锈
攀登它，纯属自娱自乐
——你翻越了铁，等于翻越了锈

风光依附于山体，而不是山尖
山顶为什么留住了草木、炊烟和云
却留不住人间香火？
——锈常常被铁遗忘

在高处露脸的人，并非天生
脸大。见风使舵的面孔
其实就是一座山头，它重心上移
越长越尖，最终，举目无亲

低处的风景，最易错过
向上的欲望总是多于：向下的目光
攀爬海拔 2 098 米的壶瓶山峰
需要心力与手脚并举

李白有诗曰：“壶瓶飞瀑布
洞口落桃花”。这是他 58 岁
人生走下坡路时的所见所闻
其实，所见即所得

猴子挂在半山腰的树杈上，不上
也不下。黄连村挂在海拔 1 200 米处
石头，从不在险峰逗留
把柄总是远离刀尖

鸟的先辈历经枪林弹雨，出头鸟

早已灭绝。如今冲锋陷阵的英雄
成了断后的人。众鸟正向猴子
学习居中

也许后来者居上。断后的英雄
帅先登顶。前后、左右、上下
天机不可泄露。也许
世间本无序

壶瓶山，总有一天会游人如织
远观，像热锅上的蚂蚁
近看，像铁器上的锈
心灵之旅，相伴一生

核桃的立场

核桃是一种有立场的山果，盘踞雾灵山中
并非虎落平川。被称之为天堂的地方，
总是山水共患，人畜同福

核桃满腹经纶，抑或满腹惆怅，将自己装满
填实，坚硬的外壳像甲冑
缺损之处，反而固若金汤

拳头击碎了核桃，不是拳头
多大本事，而是善良本身
没有设防

人与物各有其软硬，核桃皮
越来越薄，像人情
以及越来越脆弱的人心

——当水离开了源头，流水的路线
便成为立场，核桃破裂，如同内部哗变
不是花谢，而是花开

一棵核桃树与另一棵核桃树
始终保持着距离。不像山水缠绵
人与人搅成一团，糊状

生活的倾盆大雨，淹没了雾灵山之外
庸碌的人，生活像空气
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在

无论愿意与否，我偶尔会想起
从眼前突然消失的人
我知道：他们已经不爱这样的生活了

核桃也会从核桃树上
消失。坚实的大地多可靠呵
核桃已经不爱高高在上

在雾中对话，像核桃之间的倾述
抑或，像风与尘埃。我希望掌控
自己独行的步履

我喜欢这样一句话
——“这里的水太硬”
好像是说：核桃心肠太软

在香港

□ 文 / 胡怡斐

越过太平山，加上太阳，和海
眼角的红
维港烟波奏起的舞曲，已在等我
我知道，这等有疼的记忆

霓裳剪影，风动
漂浮在心的眼前
琴音颤颤，也许想起了那段旧事
碎浪的纸笺回应了星洲几何般的琴谱
这可能就是现代的舞姿吧
一抹古老的柳绿桃红
时间的陈酿已让姓名难解难分

姜里歌

□ 文 / 李 浩

撬开盆地，人群向我上升
豁鼻子的，掉耳朵的
如同大火，在蒿草上

逆向施虐的沙尘暴
拖住双腿，揣入玉帝的牌位
在血肉横飞的旋风里

穿过窑洞，剥开胸膛
交接轻轨。辽阔的平原上雨拉长身子，
在黄河里

倒运金石，和劫匪。风沙呵吞吐
群峰，卡车队挖掘机在我们的肉里，
捐献黎明